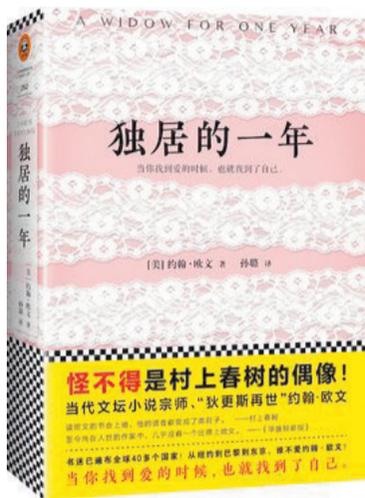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## 《独居的一年》 生活是一位小说家



作者:约翰·欧文(美)  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近日,被誉为“当代文坛小说宗师”的约翰·欧文的代表作《独居的一年》在国内上市,引发读者疯狂追捧。

据悉,约翰·欧文是如今美国畅销小说家之一,被誉为“狄更斯再世”。他的作品在赢得文坛推崇的同时深受大众喜爱,书迷已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,他更是被日本国民级作家村上春树奉为偶像。

【内容简介】…………… 现代小说中的罕见佳作 ………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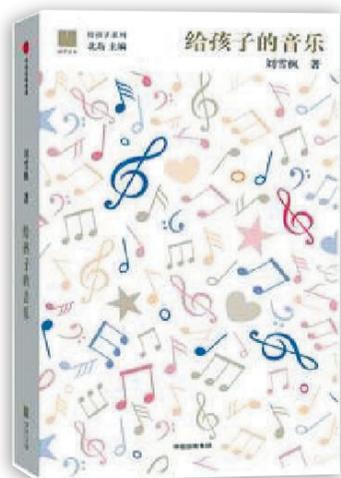
约翰·欧文坦言自己的写作策略及心路历程,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我一直知道故事的走向……只有知道了故事的终点在哪里,我才知道故事该如何开始。我一直写自己恐惧的东西。也许,我书中最具自传性的元素,完全不是我经历的,而是我恐惧的,是我希望永远不要发生在我或我爱的人身上的。”

在《独居的一年》里,每位成员都有些“反常”,他们一直在现有生活之外寻求另一种可能:母亲玛丽恩为忘却丧子之痛和丈夫的背叛,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少年埃迪擦出火花;父亲特德一边创作古怪的儿童读物,一边流连于各色女人的怀抱;少年埃迪迷失在忘年恋的激情中,从此无法

爱上比自己年轻的女性;4岁的小女儿露丝,则在父母之间破碎的关系及对死去哥哥的想象中,挣扎着长大,渐渐成为一名作家。这年,露丝41岁,已是位单身母亲。在这独居的一年里,她第一次遇见真爱,也突然理解了父母的选择,理解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。当你找到爱的时候,也就找到了自己。

《时代周刊》评论《独居的一年》为“欧文的巅峰之作……有令人狂喜的角色、令人着迷不已的故事。”肖申克的救赎作者斯蒂芬·金也称赞道:“令人惊异的丰富与原创性,《独居的一年》是现代小说中罕见的佳作,当读者将离开这个深邃而精细的想象世界时,都将感到难舍难离。”

## 《给孩子的音乐》 一幅璀璨的古典音乐星图



作者:刘雪枫  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《给孩子的音乐》是古典音乐推广者、音乐评论家、鉴赏家、学者刘雪枫以数十年研究的曲目积累和鉴赏经验,精心为孩子们挑选的音乐聆听曲库。

全书遴选音乐作品的历史跨度以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为开端,由古典主义、浪漫乐派、民族乐派进入印象派和现代主义,涉及作曲家115位,作品320首。

全书将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情感教育的关键词作为纲领篇目,包括童真、游戏、动物、自然、童话、神话、英雄等十六个篇章。刘雪枫对入选的曲目进行了必要的背景介绍和言简意赅、引人入胜的解说,书中附有320首西方古典音乐经典名曲的名家名版免费聆听链接。

独家连载



## 《我不》

作者:大冰  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: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;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;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;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## 《你好小蓝》

3 暖耳朵

小蓝1991年生,蠢子1993年生。他俩年纪相差不多,从面相上来看,蠢子甚至比小蓝还要成熟。

事实上,他也确实成熟很多,如此木头木脑的一个理工男,居然懂得霸道总裁风——有一天,他一把攥住了小蓝的耳朵。

吃烤Bia那天攥的耳朵。

鱼,壮语里念“Bia”。

那天特别冷,围巾只卖出两条,钱没挣到多少,约好了一起吃晚饭,俩人都囊中羞涩。河边露天排档吃了烤Bia,只吃得起一条,也只有他俩能这么寒碜地约会。

都是水田里割过稻子的乡下孩子,小蓝并不介怀,她最爱吃鱼,但凡有鱼吃就开心得不得了,虽然这条鱼比做实验的小白鼠大不了多少……

其实,也算饱了,胃里半饱,浑身上下被冻饱了。

南方的冷不是吹的,河畔寒气袭人,像浸了冰水的毡子,吧唧一下裹住人,潮湿冰凉的一层软壳,死死地附在身上,由外及里地挂霜。

别人是寒由足底起,她由耳起。先红肿了耳垂,后是耳郭,一条鱼吃完,耳朵像油炸过一样。

返程时俩人小跑,小蓝抄着手,啾啾地抽着凉气,蠢子袖着手跟在后面。

穷大学生,穷小护士,两个从小苦到大的乡下孩子都已习惯了省钱,打车这种奢侈的习惯,都还没有养成。

情浓路短,天冷路就长,小蓝拿出小姐姐的口气,扭头冲蠢子小声喊:“走快点啦,耳都快冻丢了……”

天实在太冷了,嘴唇也冷,她本来想说“朵”和“掉”的。

头刚转回来,黑影一闪,耳朵一暖。

什么鬼!热烘烘的两只大手攥住了她的耳朵,那双手胆怯了一秒,好像在犹豫该拿她的耳朵怎么办,紧接着发力,骑虎难下地攥住,牢牢地捂严。

然后她就不冷了,耳朵找回来了,像贴上了两块暖宫贴,又像套上了两个刚出炉的全麦面包……

蠢子袖了半天手,手温很到位。姿势也很到位,他高她一头,手的位置刚刚好。

去过火锅店没有?服务员端锅上桌时什么姿势,他就什么姿势。

小蓝那时立马心律不齐了,心开始

乱蹦。

她努力遏制住眩晕,心想:这就是书里描述的浪漫吧?

第一次有人用双手帮我暖耳朵……像端锅一样!

这沉默寡言的家伙,居然这么大胆!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我耳朵给捉住了?

她晕红了脸,脖颈子开始发烫,脚下的节奏却渐放缓,奇怪,何时涌出来这一身汗?

哎哟喂,忽然就没有刚才那么冷了。

更奇怪的是,这一幕,为何隐隐的,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?

几个微硬的东西摩擦在鬓边,触碰着一跳一跳的颞动脉。

嗯,是茧子吧,食指上的、中指上的、无名指上的,弹琴弹出来的,他好像已经苦练了许多年……

她等着他开口说些什么,这种时候不是都应该有台词和对白的吗?韩剧里不都那么演……

聊聊自己写的歌也行啊,或者给我唱上半首吧,还没人给我唱过歌呢……

他却依旧寡言,只是擎着两手和她并排走着。

走得又慢又僵,真好似端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汤,一不小心就会洒了似的。

那时他们尚未确定关系,只是朋友。

小蓝虽比他大,却一直无法在他面前扮演姐姐。

只有一次,小蓝短暂扮演过小姐姐。

那段时间医院里工作繁忙,小蓝一次煮两份饭,吃一份剩一份,加完班后一回家就可以吃,吃完倒头就睡。

剩饭凉不凉她是不管的,只为省出点儿时间,能早些上床睡觉。

阳朔多山,她住在山脚下的小破房里,出租房,霉斑爬满山墙,一张单人床。

两个人见面总是在半夜,交接班的间隙,俩人在星光、月光下并肩在街头走走,权当是约会了。

两个人话很少,也没牵过手,烤鱼也再没去吃过,小蓝心疼蠢子挣得少,不想让他花钱。

知道她爱吃鱼,蠢子说:“我帮你做顿豆腐鱼吧,咱们自己做,便宜。”

又说:“明天早上你睡你的,饭做好了喊你。”